

在一次次的阅读里,我们慢慢学会在时光的河流里逆流而上,掠过那些散落在书籍里的一个个瞬间,如同踏着溪流里浮现的岩石,一步步到达彼岸,在这里我们终会寻找到隐匿在光阴里的、关于这片土地的许多故事——

酒是淳安清

○余利归

今年秋天,参加我县主办的“新安江流域文化研讨会”,会后阅读古籍,看到南宋曾敏行撰《独醒杂志》有一则南宋淳安知县孔端中治理漕运的故事,觉得眼前一亮,这不正是新安江流域文化的一个缩影吗?

这个故事的原文是这样的:清江孔端中,三孔之族也,绍兴间为淳安令。邑近行都,凡邑之舟,皆自托于贵要。其肯应公家之漕者,仅得一舟耳。端中集而喻之曰:“凡为贵家之舟者勿役,第贵家虑有不时之用,当谨伺之,辄以他运则有罪。”召其一舟之肯应公家者,假以资费,俾多造舟,令于众曰:“商贾往来,惟许用某人之舟。”令一下,舟人争愿听役,自是贵要护舟之挠自戢。其为政多此类,时誉翕然,都下酒家至为之语曰:“酒似淳安知县彻底清。”语达上听,召见与郡,未几而卒。尝记《南史》顾宪之建康令,有清政,都人饮酒醉旨,辄号“顾建康”,与端中事相似。

故事讲的是,清江人孔端中,是三孔家族的

人。南宋绍兴年间,他担任淳安县令。淳安县临近行都临安(京城杭州),有漕运粮食等公差任务。然而,当时淳安县的船只,大都依附于权贵,由权贵私占或控制,规避公家差役。只有一艘民船愿意承担官方漕运任务。这种现象,既严重影响官方漕运,也限制了商贸和民生。针对这种现状,孔端中采取了相应对策:一是约束权贵。他召集权贵管控的船主开会,明确规定,凡是依附于权贵之家的船只可以不用服役,但考虑到权贵们自身可能要临时用船,所以船主平时要小心保养好船只,不得擅自用于其他运输,否则要问罪。由此限制了权贵们用船的自由。二是扶持民船。他召见那艘愿意为公家提供漕运服务的船主,为他提供资金费用,让他多造些船只,扩大船只规模和运输能力,并且下令,商贾往来只允许使用这位船主的船只,实现垄断专营。

孔端中的对策收到了奇效。财政支持将民间运力纳入官方管控体系,垄断专营还把权贵控制的船主吸引过来,争相听从差遣,回归官方管理体

系。权贵们的干扰行为也自行收敛了。

孔端中的对策恢复了商船漕运秩序,提升了交通运输能力和效率,百姓和商贾都对他赞誉有加。杭州京城的酒家甚至编出“酒似淳安知县彻底清”的民谣,赞扬他的政策“清明透彻”,他的为官“清明廉洁”。这些赞誉后来传到皇帝耳朵里,皇帝召见他并授予郡守的职位,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。

这个故事,不仅表现了孔端中为政的聪明智慧,同时也展现了南宋时期新安江流域水路交通运输的重要地位。

《南史》曾经记载,顾宪之任建康令,为政清廉,都城的人喝到味道醇厚的酒,就称其为“顾建康”,这个故事与孔端中的故事相似。

查淳安县志,没有看到孔端中知县的记载。孔端中是何许人也?

县志有绍兴六年知县孔括的记载。以此为线索,查阅孔括的生平史料,发现孔端中实际上就是孔括。《万姓统谱》卷六十八载,孔括,字端仲。伯

源,父淑,叔滋,皆登第。括宰淳安县,公清廉介,名震行都,高宗题殿柱曰“吏师孔括”。比满,百姓诣阙借留,上顾宰相曰:可转一官,令再任。后更与升擢历任,终濠州守。

清代王士禛《皇华纪闻》卷二有“两三孔”记载。宋孔文仲、武仲、平仲兄弟,新淦人,时称三孔。其后又有孔源及弟滋、淑,俱登第,亦号三孔。源子括,令淳安,廉介,市号美醞曰“淳安清”。高宗闻其名,题殿柱曰“吏师孔括”。

同治《临江府志》卷二十一“宦业”载,孔括,字端中,新淦(新干)人,父源,仲父淑、淑,皆登第,亦号三孔。括令淳安,廉介,市号美醞曰“淳安清”。名闻行在所,高宗题殿柱曰“吏师孔括”。岁满,百姓留之,上谕宰相曰:可转一官,令再任。终濠州守。

这些史料记载与《独醒杂志》记载的故事相对应,可见,孔括,字端中,是江西清江(新干)人,祖父辈号“三孔”。商家把美酒与孔括的政策、为官联系起来,编成民谣,称作“淳安清”。

绕过书本 看看人间

○池来

11月,若你恰好行至北山街,也许会和李敬泽、麦家、王旭烽、徐则臣等著名作家迎面相遇。

他们一行人,刚刚见证了西湖文学院揭牌。梁鸿、鲁敏、哲贵、张楚、葛亮、宝树六位作家被授予首届“西湖作家”称号,张莉、翟业军被授予首届“西湖评论家”称号。

西湖文学院于2025年10月正式成立,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,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。

在西湖文学院揭牌的启幕演讲中,作家们围绕“文学和科技的对话与交响”畅谈文学的作为与恒心,同时,也在发言中讨论文学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根基,到底该在哪里安置?出版又能为文学做些什么?

从这一刻开始,西湖有了“作家之家”。

比读书更拨动心弦的是合上书的所思所想

在一行作家中,隔着一条车道,我一眼看到了作家梁鸿,她身着一件藏蓝色风衣,随意围着一一条印着竹叶的深色丝巾,和电影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里的她一样,齐肩短发,眼神沉静且略带思索。梁鸿,河南郑州人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,其广为人知的“梁庄系列”作品深受读者喜爱。作为首届“西湖作家”,她受邀上台发言时说:“今天早上,呼吸了一口西湖的空气,感觉到了一种幸福,感受到一种自然的美,感受到美无时无刻不存在。”

此次来杭,梁鸿带着她的非虚构长篇新作《要有光》。

这部作品从三年前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条帖子开始,“有谁愿意跟我说一说你的故事?”由此,梁鸿开始了一场“成长”的跋涉,她一面进行现场采访,一面尽可能多地探访家庭、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,想要讲述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及成长困境。

2025年春节,梁鸿把自己“定格”在电脑前,并嘱咐家人,“吃饺子也不要叫我”,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写完。

作家张楚,见有读者捧着《要有光》在排队等梁鸿题签,随口感叹了一句,“写这么厚!”

但其实,比读书更拨动心弦的,是合上书的所思所想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,梁鸿觉得最大的荣幸是有读者在读她的书。“不管写了多长时间,不管自己觉得写得好不好,读者是最大的验证。”

《要有光》于今年9月出版后,读者反响热烈,10月便加印。梁鸿说自己会一条条去看相关报道后的读者留言,被读者的口口相传感动的。

读者“自由的鸟”得知梁鸿即将在杭举办读书会,早早来到现场,他刚刚大学毕业,正在杭州实习,除了书,他还带上两朵鲜花。他说,就像书里的雅雅想送给梁鸿老师她自己做的饼干表达感谢,这两朵花也是他的心意。

“自由的鸟”在听完读书会后,又马上下单了两本书,想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,他说,有些创伤在被理解之后,就会成为成长的勇气。

梁鸿认为作家应有气魄去深入这些看起来一盘散沙、鸡毛蒜皮的生活现象,并把它呈现出来,读者借由阅读去思考自己的生活。

书出了 交情没有结束

当晚六点,当梁鸿与作家袁凌、作家陈年喜纷纷在台上落座后,仍不断有读者冒雨赶来,慕名来听三位作家畅谈“非虚构写作”的创作与生存。

2010年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开辟“非虚构”栏目,这份倡议在定义“非虚构”时写道——“我们认为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: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,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。”

对谈主持人、作家刘欣玥在开场白后,直接向嘉宾提问:写作在你们这十年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,有没有一些新的体验、感受或者是变化?

率先发言的陈年喜讲话的语气略微沉重,声音有些沙哑,他热爱写诗,很多读者是从《我的诗篇》开始熟悉他。因为颈椎手术,他离开了工作了很久的单位,自2020年开始,非虚构写作成为他的创作方向之一。

对谈中,陈年喜十分坦诚,他说:“写作让我在人生又找到了一条路,至少我可以靠稿费维持我的生活,这是写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

陈年喜认为,时代需要非虚构写作,无论何时,都不断有人想了解生活的真正样貌。“生活永远有A面和B面,A面特别光鲜,任何人都能看到,B面或许难以启齿,是我们很难看到的,我想写出这一面。”

来杭前,陈年喜陆陆续续为读者们寄出新作《人间旅馆》,他特意为每一本书写了题签,其中有一句是:写作不过是抽刀断水。看似果敢,但断水的那一瞬间却留下了值得放大记述的切面。

2024年,《我的皮村兄妹》出版发行,此前,作家袁凌用了7年的时间,多次前往北京皮村深入采访。皮村,位于北京的东五环之外,因文学小组的创办和活动而受到很多关注。袁凌说自己会羡慕有爆款作品的作家,也曾在写作中受挫,最后他



依旧鼓励自己,写好自己正在写的作品。

“书虽然出了,但我和他们的交情并没有结束,我还是给他们上课,跟很多人都成了朋友。这次来杭州之前,我先去绍兴看了一个孩子。”

袁凌说,有些人觉得和超出自己社交圈的人联系,是负担,但作家不一样,采访对象跟你联系,实际上是好事,是一种信息的拓展。“写作,有时要求放下自己,但有时却要投入其中。”

在揭牌仪式举办当日同时启动的首届西湖文学周活动中,除去这场对谈,西湖文学院以“西湖边的‘她们’:新女性写作与新叙事”“地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”“想象力如何点亮未来”为沙龙主题,为读者呈现一场场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文学盛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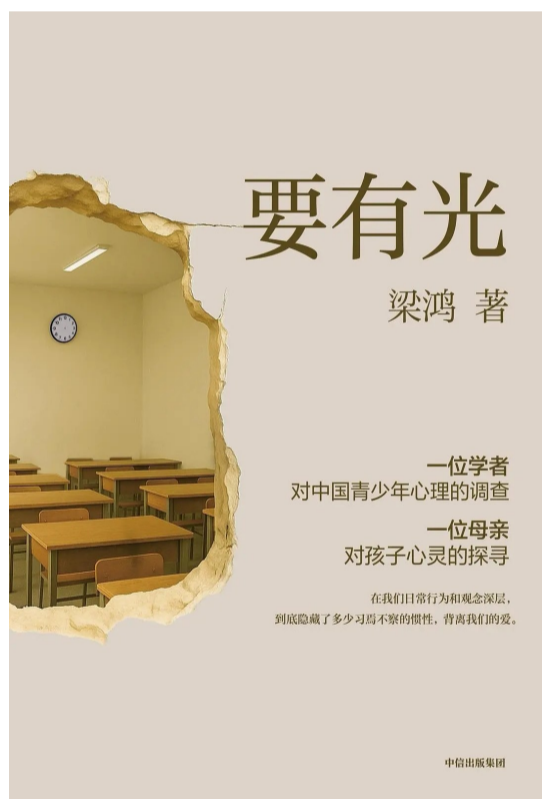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场对谈落下的句点,都在阅读中期待重逢。

有人微笑着说,“祝大家好好生活”,有读者在纸片上写下陈年喜的诗句:“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”,有人补充道,“是的,要有光。”

就像人们提起西湖,不仅想起山水,也会想起文学一样,今后,当人们谈起浙江文学,西湖文学院也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存在。

时间会记住好作品,西湖文学院为文学亮起的灯,正在成为新的文学坐标。

(来源《杭州日报》)



共建文明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



淳安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淳安县委宣传部 淳安县文明办 宣